

蔣木仍在 作者：李偉宗

【我 1981 年底寫此文於南加州，1982 年 1 月 14 至 15 兩日刊載於美國世界日報副刊。我數十年後重新改寫此文，原先基本內容無改變。文中可見我靈命上幼稚，因雖不斷尋覓神，我多年後才真正歸主成為基督徒。李偉宗誌】

(1)

蔣木已不在人世。我偶爾想到她的名字音容，總覺此事非真。

1977 年某秋日，我飛往德州達拉斯 (Dallas) XEROX (全錄) 分公司出差前打電話問候紐約父母親。母親說：“蔣木死了，肺癌。”飛機上、旅館中、會議室內，灰藍雲霧籠罩我心。

蔣木與我同年出生，去逝時僅 35 歲。常聽人說人生 70 方始，那 35 歲該如何說。

她從不抽菸，肺癌卻奪去蘊藏無限希望的年輕生命，奪去蔣媽媽、蔣伯伯心疼愛女，奪去鍾哥哥愛妻，奪去玫玫、蘭蘭慈母，奪去我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朋友。數十年前，我們家住台灣風城新竹。父親當時在一家生意鼎盛調味品化學公司擔任財務文書職務，母親平日理家之餘喜歡走動家附近交朋友。

當時中國內戰後共產黨佔據大陸建立新中國，許多人離鄉背井逃離大陸。他們相遇台灣，若稍有同鄉關係，尤其鄉土較近或姓氏相同者，便互以親族相認。胡季寬舅舅、舅媽、李菜叔、友雲姑、胡遠應大姊、胡遠志二姐等都是母親交來的朋友，雖非真正血緣親戚，卻有親戚情誼。

蔣木家與我家很近，我家在中華路東邊巷內，她家在中華路西邊巷內，相距僅數百公尺。父親工作的調味品化學公司工廠位於中華路西邊朝南不遠處。

蔣家搬新竹後某日，蔣媽媽走在中華路上想熟悉附近環境。她南行至調味品化學公司辦公室時聽有人外省口音交談，好奇步入，巧遇工廠負責化學工程的田伯伯、白伯伯。

她問他們：“我們剛搬來新竹，不熟悉這裡環境。我家有兩個孩子，不知道這附近有沒有甚麼好學校讓他們讀？”他們說：“火車道對面有新竹國民小學，但我們孩子都到稍遠一點竹師附小讀。從我們這裡到竹師附小十分鐘就可走到。”

母親數日後與蔣媽媽相遇相識，開始數十年友情，孩子們間自然也相熟。

蔣木與我同年，在竹師附小卻高我一班。蔣林是蔣木弟弟，與耀宗弟同年、同班。

再加上燦宗弟，我們五位，外加父親公司諸多同事子女，一群孩子常一起玩。孩子中，田家樹棠大哥年齡較長，不與我們其他孩子相混。蔣木與我年齡較大，她高我一屆，無形中成孩子頭。

蔣家大門朝南對面有一排日式房屋，再往南是調味品公司北院。蔣家朝北後門外有條小路，路旁有條小溪。我每日上下學竹師附小必經此路，小溪也是我們捉泥鰍帶小鴨遊水之處。

我們常於課餘或週末玩耍於工廠北院，其內置放運貨大卡車、兼載人貨中型吉普車、貯放化學材料瓶罐、包裝貨品木箱等。

院內有不少可藏處，我們玩官兵捉強盜和捉迷藏等遊戲。我們有時尋些破爛物品玩‘扮家家酒’、‘醫生、護士、病人’等遊戲。

我們有時逛中華路柏油路旁人行道。某日我們見一衣衫襤褸中年人坐路邊呻吟，不少行人圍觀。我見他右腹一寸寬生膿彈孔傷口，看來可怕心悸。他是退伍軍人，傷口得自國共戰場。他向四周圍觀人們乞討些錢。

我們曾胡跑亂跳於南北縱貫鐵路旁田野間稻草收割後田地上，也曾挖洞引火烤紅薯。某日，蔣木、蔣林、耀弟、我玩耍於火車軌道旁建造中未完成房屋附近。蔣木小便急了來不及回家上廁所。她說要在房屋隱蔽角落小便，厲聲囑咐我們男孩子：“你們不許偷看，偷看的人臉上會長東西。”我們乖乖等在外面。

我們有時去竹師附小玩。我某次校門口見彩色鮮豔蝴蝶，撿小石扔向牠，不但未打中卻打破教務室玻窗。窗猛開，一位老師探出頭怒叫：“誰打破的？”我驚慌逃逸。

(2)

清秀蔣木有一雙聰明大眼睛。她用功，功課好。她和弟弟蔣林很親，但頑皮蔣林卻常挨她罵。我當時心中覺得能被她罵是幸福事，但她從未罵過我。我們一直相處很好。我一直服她，因她自幼有一股溫暖氣質，不冷漠，不自私，顧及他人，是溫暖女性。

包括我自己家多半家庭或多或少有些大小問題，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經。蔣家比較安祥正常，似無顯著糾紛衝突。

蔣伯伯、蔣媽媽都是學化學大學畢業生。他們家在新竹時，蔣伯伯工作於台北國家化學藥品檢驗機構。他之後赴美深造數年，回台後主持某大學化學系教務，後執教輔仁大學化學系並成為該校第一位非神職人員的化學系系主任。

蔣木是他們家孩子中老大，蔣林是老二。他們家遷至台北後，蔣媽媽生老三蔣森。

他們家那時還有奶奶在。他們家或許並無那樣完美，但我認為蔣家是正常好家庭，慈祥溫暖父母親、品質優異兒輩、和祥家庭氣氛令人羨慕。

蔣木畢業竹師附小忠孝里後，蔣家搬至台北，住徐州路旁距蔣伯伯和蔣媽媽工作機構很近處。雖一在新竹一在台北分隔兩地，母親和蔣媽媽藉往返書信互通訊息。蔣媽媽親切信件讓我們得知蔣木在台北第一女中（簡稱北一女）成績一直優秀。

蔣木和蔣林某次從台北來新竹時住於我們家。蔣木那時是初中一年級學生，我是小學六年級學生。我一向喜歡和敬服她的明朗和愉悅的個性，大人們也都喜歡她。我的生性固執的父親對於一般孩子們毫無耐心，嫌他們討厭，唯獨對蔣木不同，每次見到她時就露出了笑容而顯出了難得見到的溫柔。蔣林有時不服氣，認為他偏愛女生。其實父親所偏愛的僅是蔣木一人而已。

他們姐弟倆停留新竹數日後搭車返回台北，分別時我覺得依依不捨。蔣木的離去使我情緒低落，心中感覺若有所失。年幼時的那種離別感與多年後聽聞她去逝時的感覺截然不同。我懷念蔣木那時叫我名字的聲態，對蔣木懷有特殊的溫情。

(3)

我入新竹中學初中後某夏日午後隨同學至新竹和竹北間頭前溪游泳，因河水湍急，我幾乎隨波而去，幸猛力撥水，才抵溪岸，但不免嗆水使少量溪水入肺。

其後我覺胸中不適，父母親帶我去台北檢查，也帶耀宗、燦宗兩弟同往。蔣媽媽陪我們去台大醫院，醫師經X光透視診斷為肺浸潤。台北之行使我重逢蔣木和她家人而感高興。

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時光匆逝。六年中，蔣媽媽寫給母親信帶給我們蔣家消息，信洋溢著真情，讀信如見人。

我們每隔數年去台北一次，有時住雲姑菜叔永和家，有時住台大法商學院附近蔣家，每次受到親切招待。

蔣木努力讀書，北一女中成績優秀。她畢業北一女中後，順利考入台大化學系。蔣家是化學世家：蔣伯伯、蔣媽媽、蔣木、蔣林先後都學化學，蔣森後來也學化學工程（簡稱化工）。蔣林曾開玩笑說：“蔣森是我們蔣家唯一的 black sheep。”蔣木、蔣林、蔣林妻子千千先後得化學博士，蔣森得化工博士。

我畢業於新竹中學高中三年級時需填寫保送大學志願單，那時不知該選何系。我見蔣家都學化學，便填第一志願台大化學系，第二志願台大電機系。我遞志願單給學校前，母親帶我往訪湖南同鄉新竹中學數學老師彭商育先生。彭老師見我志願單後，認為電機工程較適合我，建議我改第一志願為台大電機系，此選擇決定我畢生從事電子電腦事業生涯。

我將入台大那個暑假，為熟悉台大環境，停留台北蔣家數日。

蔣木陪我搭公共汽車至台大校園。我們走遍廣大校區，她指點前後左右說：

“ …

這是文學院，… 理學院在那裡，那是森林館，… 這是化學系大樓，你知道錢思亮校長是學化學的嗎？… 那邊是臨時教室，你大一時有很多課都在那裡上，也有些課是在新生大樓，… 這裡是福利社，你要不要喝汽水？… ”

大熱天炎陽下，蔣木帶我走至近山小溪旁第七男生宿舍（簡稱‘男七舍’）。她說：“你開學後就住這個宿舍。對了，這就是你的房間。你看，還有不少學生暑假時留在宿舍。”

我們走很多路、轉幾趟車。我跟蔣木身後，感激她助人熱誠友情溫暖。

我就讀台大數年中，蔣媽媽體諒我獨自一人離新竹北上求學，常邀我到他們家吃飯聊天，沖淡我思家情。我巴不得常去，因沐於蔣媽媽蔣伯伯春風暖陽般溫情，能見蔣木，能與年幼蔣森小妹談笑逗樂。

蔣木四年大學生涯很快過去，以優異成績獲紐約大學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深造。

當時是我大學三年級後暑假，我正在成功嶺上持 M-1 步槍爬滾沙地，未能去松山機場送別蔣木。

此次別後，我此生未再見她。生離死別此是一例。我成功嶺月光下值夜班當哨兵時，心中想事情，唯獨不曾想過我與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蔣木將永無再見機會。

蔣木曾於美國繁忙課業中抽空寫信給母親，描述她留學生涯，附言：“偉宗將來出國，如果路經這裡，我一定帶他參觀尼加拉大瀑布。”

(4)

我兩年後來美國南加州，一待數十年。

最初數年中，我聞蔣木與鍾哥哥結婚喜訊，得知她（化學博士）與他（物理博士）雙雙任教北卡羅林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並獲 tenure，生活事業都得保障。我後又聞他倆生兩位可愛女兒。

我先忙學業，後忙婚姻、事業、子女、房產等，荒疏許多親朋戚友，也未連絡蔣木和她夫婿。甚至他倆曾來西岸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分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從事實驗研究工作時，我們也未得一見。

1977 年，母親電話中說：“蔣木死了。”我心想：“這如何可能？”如此才學，如此溫暖氣質，如此好女兒，如此好姊姊，如此好妻子，如此好母親，如此好朋友，如此好女性 …。蔣木如何能已過逝？我為何無機會與她重聚共話新竹童年往事？

(5)

1982 年底至 1983 年初，我立下幾項新年意願：其一重新開始間斷十數年寫日記習慣，其二重新拾起塵封十數年寫作愛好，其三盡力尋找疏忽多年親朋戚友。人生苦短，友情戚誼難能可貴。

事態發展如我所願，我見到十數年未晤菜叔，找到十多年未見台大同學好友鮑敏泰、卞昭廣、黃嵩德等，見到二十多年未見高中同學葉榮嘉，尋到十餘載未見馬利蘭（Maryland）州搬來加州的蔣林。

我找到蔣林時，他和太太千千暫居號稱‘小台北’蒙特律公園（Monterey Park）。蔣媽媽隨蔣林夫婦、雙胞胎男孩、一隻狗千里迢迢從美國東岸開車至西岸。

他們至洛城不久，蔣媽媽飛台北與蔣伯伯團聚，打算於千千尋得工作後再飛來南加州照顧兩位孫兒。

那天，當我扶起學校旁公園內頑童推倒的垃圾桶時，見一輛汽車駛來，車內有人向我招手。我走近一看，原來是蔣媽媽、蔣林等一家人。

我帶他們至我家門口。十數年未見、當年瘦高的蔣林似已發福變胖變壯。他太太黨千千是女作家潘人木女兒，我首次見她。

我見到久別蔣媽媽，感些微心疼。當年福態蔣媽媽清瘦許多，臉上也露歲月痕跡。

妻子菊齡在廚房忙於準備菜飯包餃子，千千陪她聊天。蔣林看雙胞胎男孩與我女兒心笛、兒子凱翔玩耍。

(6)

我攜蔣媽媽至後院，兩人坐長桌旁長板凳。她親切湖北鄉音談女兒蔣木。

“… 森森那年從北一女畢業，直接到伊利諾大學讀書。開學以前，為要得到入學許可，森森需要通過一項考試，因此先住木木家。森森考試時一點都不緊張，因為木木事前已經替她找到各種參考書，幫她溫習。森森考試時，木木耐心在教室外面坐等。森森覺得好像當年她考中學時，媽媽在試場外面坐等她考完一樣。森森考得很好，順利進入伊利諾大學。”

“… 木木得病的時候，曾經吩咐蔣林、蔣森和其他人不要把壞消息通知我和蔣伯伯，因此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不久以後，木木有一天打電話來家裡，聲音顯得異常微弱。蔣伯伯放下電話以後，不知何故哭起來，也許他預感事態不對。… 後來，我們得知她情況似乎好轉，她負責的實驗部門的學生與同仁促她回去上班。… 木木後來同意我去美國，我就立刻趕辦出國手續。… 但是她病情突然惡化，腺性肺癌再加上急性肺炎，她很快就過世了。… 蔣林、蔣森和木木的先生沒有打電話來通知我們，卻通知台北親家。第二天，台北親家打電話來，叫我不必趕去美國了。蔣伯伯聽到消息後便昏倒了。… ”

蔣媽媽談至此，聲顫淚流，盡力控制椎心哀傷。我輕撫她肩，緊握她手臂。蔣媽媽續說：

“… 偉宗啊，不是我偏心，我一向最喜歡木木這孩子。… 當初在新竹的時候，李伯伯甚麼孩子都不睬，唯獨對蔣木不一樣，見到她就笑嘻嘻。… 我猜想木木得到這種病，可能與她在實驗室裡不慎接觸放射性物質有關。她當時從事和抗癌藥物相關實驗工作。… 蔣林認為我不該如此想，他說他們既然進入此行，只好面對和接受所有可能發生的一切。任何一行都有它的危險性。我現在覺得這話也對。… ”

我望蔣媽媽清瘦身影容顏，想起她十數年前福態形像。我深知這些年來，她強忍失女之痛，心中受極深創傷。在我心目中，蔣媽媽有愛心，她溫暖無私體諒他人的氣質內涵，蔣木也有。我一向敬愛蔣媽媽，見她因失蔣木受創身心深感同情，但未說出。

蔣媽媽續說：“… 木木病重的時候，躺在醫院病房裡設有氧氣帳的病床。後來她連講話都有困難。其他人問她話的時候，叫她用輕微的手式表達是或者不是、對或者不對、可或者不可。她臨去以前用間接方式所表達的意願是：她一切沒有牽掛，但是最關心兩件事，就是兩位年幼的女兒，以及爸媽。鍾先生叫她放心，保證一定會照顧這兩件事。

… 木木去了以後，我來美國幫助鍾先生照顧玫玫和蘭蘭。… 蔣木雖然是蔣伯伯和我的女兒，鍾先生也是我們的女婿，但是我們覺得他和玫玫和蘭蘭都需要有人照顧，因此我們鼓勵他早日續絃。前些日子他在台灣找到一位學護理的女孩子，人很好，也有愛心，對玫玫和蘭蘭都很好。這使我們放心。他們結婚以後，我們對鍾先

生說雖然他答應過蔣木要照顧蔣伯伯和我，但他目前有現在的岳父母，蔣伯伯和我仍然還有蔣林和蔣森，叫他不要掛意我們。鍾先生是一個好人。… ”

蔣媽媽眼睛閃爍慈祥目光，續說：“… 偉宗啊！當初你媽媽和我都太好強。這些年來，許多事情告訴我，人不要太好強。……木木過世以後這些年來，我變成很會原諒人。… 北卡大之前不久放映一部片名是‘永恆的愛’國語片，他們邀請鍾先生和我去看，但是我們實在沒有心情去看。… ”

菊齡和我曾在號稱南加州‘小台北’蒙特律公園（Monterey Park）附近電影院看過‘永恆的愛’，片中影星賈思樂飾演男主角從香港赴美留學，他父親是香港辦報作家。此電影改編自其父所寫描述他生前死後真情實事的書。

男主角求學北卡大時患得癌症，化療期中病情時好時壞，但他仍努力讀書進修。他母親自港飛美照顧愛子起居。他去世消息傳至香港時，他父親咯血於行文稿紙。

此影片感人至深，觀眾頻頻落淚。難怪蔣媽媽和鍾哥哥失去蔣木後不願看此影片，避免觸景傷情。

我那次與蔣媽媽對話後不久赴紐約探望病中父親。母親見我時說：“蔣木的丈夫說蔣木是一個完人。”母親又說：“我有時候與蔣媽媽在電話上聊天，蔣媽媽談到蔣木，我們兩人在電話裡會忍不住痛哭流涕。”

(7)

光陰似箭，1999年1月，喜歡蔣木的我父親去世，蔣伯伯接著也去世。2006年8月18日，喜歡蔣木的我母親也去世。

她去世次日，全然不知母親已逝的蔣森和她夫婿突帶蔣媽媽出現耀宗弟紐約小頸市家門前。那晨，蔣媽媽說好久未見李媽媽，想見李媽媽，殊不知李媽媽已於前晚辭世。

蔣媽媽雖仍記得李媽媽，但她患了失智症已數年。多年前曾在我家後院侃侃而談蔣木的蔣媽媽已完全不認識我，當初雙眼充滿慈祥和智慧的蔣媽媽似顯出毫無聚焦茫然。

已不認識我的蔣媽媽突然無預警在耀宗弟客廳開始背誦起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 。”她最後加上‘冰淇淋’三字作為三字經一部分。當大家聽她說冰淇淋時都笑起來，但我心中却湧起莫名悲哀。

無窮無盡宇宙中，我們能見、能聞、能感、能觸、能思、能想諸多事物，較之未能見、未能聞、未能感、未能觸、未能思、未能想物界靈界諸多事物，可謂小巫於大巫。

諸事物中，尤其屬靈事物，它們並非不存在，乃是有限的我們未能達到能知其存在的更高境界。如我們能見能觸的物界，靈界也存在善惡間的鬥爭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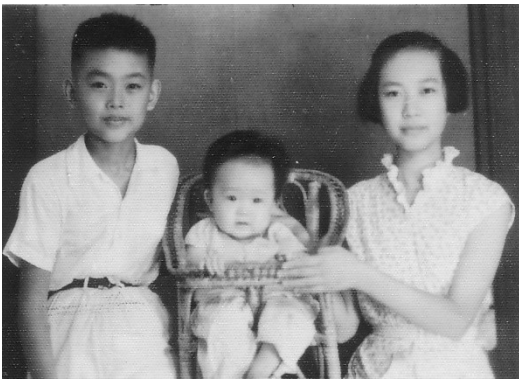
‘時間’於物界展現無情或慈悲面孔，‘永恆’於靈界亦散發無窮引力。‘永恆’將發生於‘時間’之後或與‘時間’各別存於不同境界？

我願相信宇宙中某處存在如此境界：那裡有永恆流生命水的生命河，河旁兩岸有永恆不腐朽永恆不褪色的生命路，生命河與生命路間長滿能生長出永恆生命和永無匱乏生命果的永恆生命樹。那裡有永恆不息平安喜樂。

我願相信，蔣木仍在，就在那裡。她不寂寞，因尚有無數其他善良生靈。



蔣木與李耀宗攝於新竹竹師附小



蔣林，蔣森，蔣木



少年蔣木



蔣木博士與鐘博士的婚禮

Yen Heng 這情深意切的文章看得我眼眶泛淚。

黃詒慧

您敘述的兒時背景栩栩如生，勾起我的兒時記憶，在那個年代不存在惡人惡念，我很久以前就失去了那年代的溫暖心境。我也是外省第二代，父親祖籍湖北，謝謝您的這篇文章，讓我拾回些許往日溫情。

Chen Mia 文采不輸潘人木！請問可以借分享嗎？

Bill Lee

Chen Mia 當然，謝謝鼓勵。